

梓溪文鈔內集卷之四

明太史氏進賢舒未芬國裳甫訂



裔孫

舒以琛伯獻甫輯

舒為璪季琰甫錄

後學

臨川吳撫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校

東觀錄

東觀錄序

闕里者聖賢之聚也吾東來求聖人之遺化

而觀風焉則周徑相距一舍無釋氏老子之宮也其民則老老幼幼而孝弟忠信之相率東境內猶一家也其士則循循然于禮度不少忘敬恭也至於發言論事則侃侃然是非明白無所回護亦若依先民薄古昔睥睨世態習雍容謹厚者不足與有爲蓋幾於嚶嚶然矣則不可謂無聖人親炙以裁之也其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

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此裁之之具實未亡也若曰君子胡不慥慥爾而嚶嚶爲邪苟由是而戒慎恐懼以修之則固聖人之面命也謂七子之歎有所遭豈其然邪吾於是可謂得所觀之大者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形勝圖所貌夫子宮牆圖所行釋菜禮儀所行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

爲一帙名之曰東觀錄序而藏之以志得大觀之幸也

嘉靖癸未閏月晦日巳巳進賢舒芬書

謁闕里記

嘉靖二年閏月芬舟抵濟寧問道謁闕里得九川呂君爲主伍寒泉適以部事至偕行甲子發濟寧東趨昌平驛六十里又東趨四十里乃至是夕薄公館沐浴明日早具菜果攜麻姑泉入廟修釋菜禮九川曰此禮廢久矣禮畢入寢殿拜鄆國夫人入右殿拜啓聖王出觀杏壇壇在正殿前有新杏有亭出大成門觀手植檜孤榦古色若虬旋起未巳出奎

文閣至大中門又至儀門見兩墀柏陰鹿數十皆黃色乳而馴却登奎文望之北南東皆山環抱若人冠冕佩玉執圭秉笏端拱正揖逡巡於三十里外正南為綱山其外為鳧山山之麓為伏羲畫卦所東南為防山其外為尼山尼山之南為黃山又其外為顏母山為嶧山為三峰山亦名車稍山蓋二百里而遙正東為東山其外為九龍山又其外為鳳皇山為陪尾為蒙山山之南為夾谷蓋三百里而近

東北為馬鞍山山之夕陽為夫子刪述所其外為臨樂山為昌平山又其外為龜山蓋二百里而近正北為九峰山其外為甌山為杏山又其外為梁父為云云為亭亭為介丘為徂徠至所聚嶧為泰山望之煙雲縹緲蓋百里而遙其西則廓然惟淺壠平阜依稀環抱若宮牆若城郭周遭數十界水曲曲可辨其內為沂為洙為泗其外為漕為洸又其外為汶為濟大抵皆西南流會于今之濟河乃折

而東徑徐以入于淮也然沂水出于尼山徑
闕里之南西流漚于達泉溢于雩水行七十
里入于泗非東出于岱麓之沂山至于下邳
行六百里之沂也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
孔林入于泗非出于兗城北之洙也泗水出
陪尾山西流徑闕里之北百里強折而南會
于沂入于濟非東出乘氏南東流至睦陵行
千餘里入淮之泗也汶水有仙臺原山寨村
三源皆西流合于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

合徂徠源之小汶河乃注于洸而南入于濟
惟良泉則仰出于黃山北流徑東峙羣峰之
外以入于泗竒矣九川曰凡山皆發于崑崙
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環
北南東三面而沂汶洙泗又皆西逝蓋逆矣
芬曰地勢東南傾而水流焉氣漸盡也中原
地氣此其障與夫黃河排積石入中國衝潰
突決其患不啻獫狁金元非岱嶽諸山東莫
之則青徐之境與碣石俱淪矣茲土山水俱

逆實啓中國元氣之運故岱於五嶽得稱宗

焉而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以

終斯文皆于茲土亦萬古人心之障也九川

曰闕里當奎分漢書云魯奎婁之分楚與步天歌言角亢氏為兗州之分

楚異今从衛文徙曹楚丘仍占東壁東壁衛分楚曹

漢書云然則斯文在茲真天地之交元氣之

會與聖公曰予今日始有聞矣遂下東登詩

禮堂堂舊名延賓又入觀孔氏家廟廟前為

舊金絲堂基即魯共王欲壞處九川曰事亦

神哉芬曰不然昔夫子厄於陳蔡大夫而弦

歌不衰大夫乃感而去共王壞宅時孔氏子

孫無如之何亦惟金石絲竹是修耳共王果

亦感而止故君子貴自艾聖公寒泉皆躍然

曰子於處憂患之道幾矣已乃訪聖公宅與

修士相見禮公固讓廢之日午公留餉設酒

樂具絲竹有琵琶短篴而琴簫缺焉酒七行

罷住拜顏廟于街之東北有樂亭于蒔儀門

外有古井其陋巷在廟之街東南是行也聖

公不與旣而出城北四里所拜孔林至則聖公及博士聞禮先生亦集矣導自漸門入二百步餘爲夫子墓土封高丈餘芬升之林木深秀無禽鳥聲洙水漾於前綠淨可染其西南有子貢舊塲時有爲除草築室者東南隧道左有駐蹕亭未入出饗殿前觀二石人四石獸甚竒古予二人摩挲久之聖公曰人則翁仲獸則或以前二爲角端然與芬曰獸則外二爲神羊卽獬豸內二爲駁馬人則魏明帝

鑄錮列於司馬門外者號翁仲恐墓前石人別有稱或者方相之類與上前門坐少頃九川復引至刪述所距孔林東北亦四里因元有書院九川增大之且易書院名爲洙泗講壇壇實據二水之勝而馬鞍山又別委三峰如筆架于菴果神秀哉壇後爲聖公別墅亦造焉因與之別而往拜周公廟于城之東北其地隆聳益足俯瞻比南東三面之竒也公之後有東野氏殊零落九川曩新其垣廟擇

一人典修除事爲月給米焉寒泉曰夫子集羣聖周公兼三王一也何後之殊哉芬曰周公在當時位稱其道自伯禽受封南面而食報又三十有四世其賢不愧乃位則僖公穆公四五人已而不肖以厲民者亦多也夫天豈其以聖賢之處授之昏庸暴虐淫邪之夫以深人禍哉故臯陶言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夫子六經裁成輔相之事也人孰能爲報哉惟天也旣曰天報之則隆名顯號雖假手于

人然終不授之民者爲其後之慮也遠矣寒泉曰然則報亦嚴乎明日返于昌平九川曰大遊大觀不記不可時九川方欲圖闕里而未竟也芬因與區別其山水向背而成之并書此行所觀見者于左寒泉名餘福爲吳人九川爲關中人名經芬姓舒氏世家江西梓溪之上聖公爲先聖六十二代孫聞韶云

禮儀

釋菜

往時大夫士謁闕里者行四拜平身禮而已此在各處

文廟所行之禮也恐謁闕里亦然似簡矣芬幸得一覩宮牆與九川寒泉二君議行釋菜禮二君深以為然然當時禮生殊若未習予因錄此篇以告諸生云

省牲

前期一日午後宰牲為醢毛血用盤盛貯待次日早埋瘞

牲謂兔也此雖舊品恐來者不能必致鮮兔則未免煩擾曲阜之有司於吾誠敬何在蓋禮有從宜故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莫若隨其地物獻此一豆則束脩以上

固吾

夫子之所享也其菜果酒亦必自備以致吾

夫于誠敬享出其菜果醑亦必自酌以養其
祭物固晉

兔三隻 酒三瓶 棗四斤 黍四斤
栗四斤 菁菹一斤 香燭之不時

陳設共用九卓
此舊數也芬謂既名釋菜當以菜為主
用菁菹二豆棗一豆栗一豆無修必

釋菜陳設圖

爵

棗

燭

菁

爵

此爵待行

香

兔醢

今用菁菹

爵

栗

燭

四配每位同

東哲共一壇西哲共一壇 一壇即一卓也

爵 棗 燭

十哲兩廡 爵 菁菹 香

爵 栗 燭

東廡共一壇西廡共一壇

儀註

祭之日先於殿廡陳設如儀酒尊盥洗之所陳設於陛之東丹墀執事者先就位各引贊分東西立訖通贊唱排班候獻官分獻官各官俱序立於拜位訖通贊唱班齊次唱闕戶未行禮之先禮生二人在殿內兩旁立待通贊唱闕戶即闕之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畢執爵者各執虛爵以俟引贊唱詣盥

洗所導獻官至盥洗所贊搯笏獻官盥手
進巾訖贊出笏贊詣酒尊所導獻官至酒
尊所贊司尊者舉冪酌酒執事者各以次
執虛爵受酒在獻官前分兩行由中門入
序于香案之側朝上立引贊導獻官從左
門入贊詣西立贊獻爵掛班班獻爵官公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引贊導獻官至神
位前贊跪獻官跪贊搯笏執爵者轉身西
向跪進爵于獻官右獻官接爵贊獻爵獻

官獻爵執爵者跪獻爵于神位前贊出笏
獻官出笏贊俯伏與平身引贊贊詣兗國
復聖公神位前導獻官至神位前贊跪獻
官跪贊搯笏執爵者跪進爵于獻官右獻
官接訖贊獻爵獻官獻爵執爵者跪獻爵
于神位前贊出笏獻官出笏贊俯伏與平
身贊詣邠國宗聖公神位前儀同復聖公
訖贊詣沂國述聖公神位前此時通贊隨
唱行分獻禮
註見儀同前訖贊詣鄒國亞聖公神位前
下

儀同前此時分獻官於十哲兩廡一同行禮訖贊復位各引贊導獻官分獻官依次至原拜位訖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訖通贊唱闔戶其內二禮生卽闔之通贊唱禮畢
十哲兩廡分獻禮○此四處每處分獻官一員各詣神位前總獻一爵其二爵俱先斟待殿上引贊贊詣沂國述聖公神位前通贊便唱行分獻禮引贊各詣分獻官前

同贊詣盥手進巾訖贊出笏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執爵者在分獻官前行各引至殿內廡內待正壇引贊贊詣鄒國亞聖公神位前各引贊同贊詣東哲西哲東廡西廡神位前贊跪分獻官跪贊搯笏執爵者跪進爵于分獻官右分獻官接爵贊獻爵分獻官獻爵執爵者跪獻爵于神位前贊出笏分獻官出笏贊俯伏興平身復位導分獻官至原拜位

水滸內集 卷四 十三
芬按儀註有搢笏出笏則是用祭服乃具笏也今此禮未見人行但初及第時

替如

制於三月二十三日率諸進士詣

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彼時却是進士巾袍得具笏亦未前期省牲也若謁闕里士大夫多是便服乃紗帽圓領無用笏之理矣竊意進士之選自隋唐始而吾夫子贈

先師自隋始謚文宣王自唐始今進士巾袍槐笏亦唐制也故我

朝因之以行此禮與但大夫士過闕里而謁者或不及具此服而寒畯之士自遠方秉誠而來謁者又本無此服安得具笏也哉今惟當以紗帽圓領爲定式而未仕者則用深衣幅巾贊唱去搢笏出笏一節云

芬又按贊唱東哲神位前西哲神位前

哲字恐非所宜宜曰東楹西楹或曰東序西序若所謂東廡西廡然可也但今釋奠唱亦曰東哲西哲恐沿習日久必議于今卦當以棟圓殿爲安左而末

朝始克正之

來歸者又本無此別也其具參

者迄不及其北則而寒如之士自表

博因之及北則與於大夫士殿闕里而歸

則參亦書歸也姑錄

式祠自前欲蓋文宣王自書故今並士巾所

士相見禮儀

故事謁闕里者者拜

先師孔子畢乃拜

啓聖王已則遍觀宗廟之美始造衍聖公宅

唯升堂再拜而已芬茲與九川寒泉言當

行士相見禮蓋聖公聖明之胄所居所養

士必異於人而此禮又實爲孔壁淹中所出

之聖作也若夫摯則可依時俗用帕二方

亦古人將幣遺意不敢拘拘於羔鴈雉踞

之飾矣因取儀禮錄出二三策將以告夫
凡來謁闕里者須相成以禮云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死雉夏用膳乾雉

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

某見某也賓自稱某子謂介也以命主人對

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注云有又也某子

又自辱來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注云

序其意也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言不敢

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

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

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注云走聞吾

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

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

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主也固

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

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

拜受賓再拜送摯出注云右就右也左就左

則出矣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疏云凡門出
則以西為右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西為左

依賓西主東之位也

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

外再拜

注云請見者為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

右相見

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

請還摯於將命者

還賓之摯也

主人對曰某也既

得見矣敢辭

疏云上言主人者據前為主而言此言主人者據賓在于家

而言也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於將命

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

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

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

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復見

士相見受摯圖

堂上

庭
主人受摯
賓授摯

主人

主人

主人

主人

右接受摯于庭不受之于堂注謂下人
 君此義難曉按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
 卿朝服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諸公
 之臣則受于堂又云賓私面于卿受幣
 于楹間及衆介面則受幣于中庭以此
 言之則受于堂為重受于庭為輕其義
 可知也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
 也賓退送再拜也注云終辭其摯以將不親答
 也凡不答而受其摯唯君於

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賢

士右士見大夫

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摯禮辭一曰某也辭

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不親授再拜主人

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

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

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賓對

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私

臣稱禮賓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

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

受注云受其摯而去之疏云以其嘗為臣為

輕既不受其摯又相見無饗燕之禮故鄭云去之

右嘗為臣者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

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

面左頭如麇執之如士相見之禮注云上大

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也如麇執之者秋獻麇有成禮如之或曰麇孤之

摯也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芬按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又按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
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
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椶棗脯修棗
栗皆無有言孤執麇者或者之言恐不可據
○芬又按鄭注云上大夫卿也者周禮六官
無上大夫有中下大夫而皆序於卿之下則
上大夫為卿是也

右大夫相見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感注云下謂君所也感猶促也恭

慤貌其為恭士大夫一也○庶人見於君不為

容進退走注云容謂趨翔○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

首君答壹拜注云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答之庶人之摯鶩○疏

云君於士不答拜此以新升為士故答拜聘禮問勞云答士拜者亦以新使反故拜之

右士大夫見君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

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注云先生致仕

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

右先生異爵者見

附錄

曲禮曰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

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此與士見

大夫章禮不同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

大夫拜其辱此與嘗為臣者見章禮不同蓋雖答一拜而使擯者還其

摯于門外太簡矣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此與先生

異爵者見章意相表裏君於士不答拜也此與士大夫庶人見

君章禮不同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

賤必答拜之此與上文大夫拜其辱意同男女相答拜

也

問答

入孔子家廟問聖公曰金絲堂安在公對

曰堂舊在家廟前聖祖所居正在此今移

於西啟聖殿前矣予曰人方欲訪古蹟之

湮沒者而表之此舉何也當時修闕里烏

用俗吏董其事邪九川曰圖先上俗吏不

得專也

至詩禮堂聖公曰舊名延賓為真宗也西

涯李先生至改今名予顧二人曰可乎二

人曰以天子爲賓正見吾道之重况真宗
又破歷代俗格展拜于下則於吾夫子實
若賓主非徒號之而已此名烏可易邪聖
公曰舊扁在予曰須復之
至洙泗講壇九川曰當以五經白文刻于
此予曰李漢言韓退之於書禮剔其僞可
見古人讀書之功也今若刻白文須當剔
僞然不特書禮而已

至周公廟謂九川寒泉曰周公但當依舊

謚稱文公今日文憲王則非所以尊周公
也二君曰然予曰二君熟周禮乎九川曰
嘗試讀之而今不列於學官或者謂非周
公之作然與予曰子謂夫子之夢寐常若
見周公者何也詩書之刪蓋取諸外史之
所掌大師籥章之所守也周易之贊蓋取
諸大卜之三易而就彖象係之以辭加之
以說卦文言也春秋之修蓋取諸二史所
記以定天下之邪正而發揮周禮於百世

耳其義惟三傳窺見萬分之一若正叔康侯輩皆所謂習其傳而不知其讀者也九川曰信哉周禮五經之府也寒泉曰國朝廢之何也予曰觀六典建官則我高廟實用之也何謂廢之

文皇表章五經真萬世一時也當時儒臣大抵以周禮儀禮無宋儒統一之註遂以禮記獨充之此見道之顯晦斷不偶也宿公館忠光侍予曰汝知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之旨乎對曰卽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之意予曰此見聖賢立言之別也寒泉愕然曰程朱之論皆如此予曰程朱未至樂處言之豈得親切如其言則夫子爲人之意多而孟子所謂好爲人師之意也蓋學始有得則說未敢自是也又得同道者相與講明方釋然無疑而安之矣所謂樂也樂豈在外哉此義惟周子得之蓋實有諸已也寒泉曰周子何

如子曰聖人也當躋於四配之列思光寒

而安之矣所謂樂也樂豈非仁也哉此美也

吳山又將同故春賦與韓柳文釋然無波

為入朝之意出蓋學故有韓柳未敢自

其言限夫于為人之意多而孟子所謂致

文此亦曰跡未未至樂與言之豈非跡也

立言大限也樂身對然曰跡未之論皆

本而樂有之至樂也之意子曰此其聖賢

不亦樂乎之言乎曰唱孟子曰天不英

聯句

方車過宮村舒樹杪日出岫魯望半煙開

伍任城但雲漏涼氣薄絺衣舒韶光落珠

斗麥秋雙雉飛伍沙暖昆蟲走田家足雞

豚舒鄉社豫芻狗乾封雨不來伍旻覆人

常受野馬湧網縕舒山龍將抖擻民遺不

如周伍天對寧似柳東海或有徵舒桑林

亦非偶伊誰濟百泉伍頃刻灌萬畝攜筐

餉婦回舒執轡僕夫吼行行平驛賒伍望

望孔林茂過充山圍墟舒入魯天開宙數

仞欲窺墻伍六籍自藏藪玄黃判吾躬舒

丹青倩誰手穹碑龜作跌伍若檜螭蟠紐

文閣照西奎舒中門揭東阜廟貌十二旒

伍禮樂三千囿駿奔薦溪毛舒象注浮黍

酒精誠可格思伍盼嚮其知否敢謂夙心

酬舒安得羣疑剖啟聖更瞻前伍延賓獸

開右令我轉高岡舒煩君振行袖今古此

堂封伍夷夏共城守駐驛草猶香舒築塲

室何有文木鳥不棲伍古隧獸如鬪綱山

紫盎春舒洙水碧澄晝作經遺故居伍登

壇見新構夢周入廟荒舒希顏尋巷陋大

遊難爲言伍小憇易相就顧瞻玉樹繁舒

承襲金符久傾盖便忘形伍問諱却稱某

仰看紫薇仙舒旁及白雲叟一旦禮聖賢

伍再拜謝朋友願言長追隨舒逸駕超羣

鷲伍

驚也
 再拜稽顙
 必會崇慈山
 承蒙金符
 滋獲為言
 豐具
 紫
 室
 古
 山

跋

斯錄為吾

梓溪先生所製也夫闕里為

先師孔子之居固天下人人所傾仰而欲觀焉

者然仕于其土者為觀易非仕于其土者為

觀難觀而襲故者易觀而準禮者難觀而大

略者易觀而致詳者難觀而不得其所以觀

觀亦夫奚目哉斯錄有圖有記有禮有語錄

蓋不惟準禮且致詳又當北上停舟之際愚

于是知先生真可謂得所觀也已昔孔子曰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
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
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今觀先生自敘而
深有望于闕里之士盖亦善體孔子觀魯之
心哉文憲不敏以待講席得閱斯錄于所謂
闕里者真卓然立乎目矣謹書諸末且付梓
人傳之將公之同所傾仰者

嘉靖癸未夏六月十二日門生語溪張文憲跋